

最真实厚重的
历史传奇巨著

赵力 张育新 著

最后的 旗人

3

末世微光

从嘉庆到宣统，首部披露百余年清朝
八旗命运的权威小说

他们终日无所事事，渐染浮华靡风。为求生计，“东北移旗”应运而生。

他们过着完全是野人般的生活，但总算是维持住了生命！

然而即便是“闯”进了关东，就真的能保万世不衰了吗……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赵力 张育新 著

最后的 救世主

③
末世微光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后的八旗.3, 末世微光 / 赵力, 张育新著. — 北京 :
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090-1028-0

I. ①最… II. ①赵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3005 号

书 名: 最后的八旗.3, 末世微光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×990mm 1/16

印 张: 20.75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028-0

定 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呜呼！上失其道，而杀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，而听其狱，是杀不辜。三军大败，不可斩也。狱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

——孔子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万民衣伞 / 001

上谕军机大臣：

总管清瑞纵令门丁及户司佐领乌尔兴保等，索取烧锅规费，并丈量余荒地亩索加照费，克扣修城墙公项，侵吞厘捐，威索管押人犯钱文。清瑞又勒令铺头索捐万民衣伞，种种借端勒索，如果属实，必应从严参办。

——《清光绪朝实录》

第二章 光绪匪患 / 026

当胡子，乐子多，骑着大马把酒喝，搂着女人吃饽饽。

——古城子民谣

第三章 九九归一 / 056

人文聿起，佳胜宜征。混同江波浪翻空，汇成学海；拉林山岗峦挺秀，涌起文峰。

——古城子通判 郭锡铭

第四章 种种救赎 / 087

四万六千垧，种地不用榜，到秋不打粮，全靠胡子抢。

——古城子民谣

第五章 洪水滔滔 / 124

客岁徂秋颶风暴雨连降数旬，遍地皆水。又值冬雪濛盖，平地数尺。今春融化，而高阜之区已属泥泞，何况洼地之田，水深数尺，直至五月初旬，丁等始行耕垦，耕垦甫竣，忽复淫雨连绵，洼地注水一二三尺不等，以致小苗被水，颗粒无有。

——古城厅衙门清代老档

第六章 晾网地 / 146

先有古城子，后有哈尔滨。

——古城子民谣

第七章 跑毛子 / 169

前军一月失三城，江北江东尽是兵。独处孤危拼一死，莫将成算话残更。

——古城厅通判 柳大年

第八章 寻盟之哀 / 196

堂堂成命忽收回，城下寻盟万古哀。圣祖高宗应堕泪，边陲牧养愧栽培。

——〔清〕古城文人 曾恕初

第九章 末世微光 / 225

及废科举，谋学堂，公知人心之习旧而难于杂新，乙巳夏，乃捐廉千金为士绅倡，士绅翕然，捐私产或田或房，未匝月，积巨款，遂于启心书院旧址创设官立中学堂。继又于文昌宫院内增设高、初两等小学堂，为他邑模范。

——《古城志》

第十章 改良之巔 / 269

不用掐，不用算，宣统不过二年半。

——宣统朝民谣

第十一章 虎烈拉 / 300

东死鼠，西死鼠，人见死鼠如见虎。鼠死不几日，人死如圻堵……

——〔清〕师道南《死鼠行》

第一章 万民衣伞

上谕军机大臣：

总管清瑞纵令门丁及户司佐领乌尔兴保等，索取烧锅规费，并丈量余荒地亩索加照费，克扣修城墙公项，侵吞厘捐，威索管押人犯钱文。清瑞又勒令铺头索捐万民衣伞，种种借端勒索，如果属实，必应从严参办。

——《清光绪朝实录》

【包衣奴才】

五月十三，珈蓝菩萨关老爷磨刀。老话说，大旱不过五月十三。再旱的天象也要淋下几滴雨，给关老爷润磨刀石。一白天都青天瓦亮的，半夜刮起一阵怪风，砸了阵铜钱大的雨点。随着黑云翻滚，天上掉下一条大尾巴，连天接地的，从城东南的炮台扫起，一溜边关，吹落了总管衙门银库的屋瓦，刮掉了文庙大殿的房脊，掀倒了兵营的山墙，顺手把监狱的东厢房和前门脸，吹得瓦落墙塌。大尾巴从粟末书院收起，载钦查点家院，寸物未损，只是黄五爷留下的那片龙鳞，居然不翼而飞了。“真是一场怪风！”载钦忧心忡忡地对溥泉说。

总管双福奉调离职，新总管清瑞却迟迟未能到任，吉林将军奕榕派札拉丰阿暂署古城子总管。札拉丰阿是一介武夫，在省城待得挺舒坦，却不好违抗奕榕，执拗着来到古城子，整日在后宅里守着酒壶。

洋土栈掌柜余庆涵，鼓捣民界佃户私种罌粟。种罌粟的收益好过种粮，营子里的京旗、屯丁也纷纷效仿。溥泉、托云忧心再出一个郭二坏，再说穷鬼庙后的小土包也越来越多了，遂请求制止平毁。札大老爷迷瞪着眼睛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我是暂署总管，等清总管来了自有处分。”

古城子的黑油沙土地适宜罌粟生长，比拉林河细沙还小的籽种撒在地上，须臾变成了汗毛般细小的嫩苗，眼瞅着气吹似的罩了垄，闹洋洋地变成了五彩缤纷的花海。

载钦忧心罌粟成灾，接长不短地问溥泉：“你们的总管大人啥工夫能到任啊？”溥泉叹气道：“应该快了，札大人张罗着交接呢。”载钦轻易不发牢骚，憋了半天，说：“这个札大人，嗔是的，连庙里的大泥像都不如，咋能任事儿不管呢？”溥泉苦笑一声说：“阿玛，您老别看他任事儿不管，上面说他暂署古城子有功，回去还擢升了。”载钦摇摇头，拿着黄五爷当年的腔调，叹息道：“我爱新觉罗的江山啊……”

风灾刚过，溥泉穿上官服，赶到总管衙门，商量救灾的事。札拉丰阿把怪风撇在一边，如释重负似的对官吏说：“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，古

城子的正堂香主今儿就到了。托大人，你去紫云戏楼安排几桌，再点几折戏，给京城来的新总管接接风。”溥泉沉声问道：“札大人，银库、文庙、监狱都遭了风灾，是不是要马上派人修缮？”札拉丰阿说：“等新总管来了再说吧。你也别闲着，给我拉个作陪乡绅耆老的名单，京官礼数多。”回头对乌尔兴保说，“你小子懂礼数，代表我到大封堆^[1]，迎接古城子的新总管。”

新总管的车队到了永和门外的驿站，清瑞叫停队伍，在驿亭吃了杯茶。吹面不寒的杨柳细风，叫人觉着格外舒坦。清大人有意让古城子的官绅等一等，这是应有的礼数。候到日老爷西移，他才慢吞吞地上了轿。札拉丰阿领着古城子的头面人物，一直躬身等在永和门口。等到大家都懈怠了，清瑞才坐着官轿，在一班随行的簇拥下，缓缓而来。百岁子算不上乡绅，但愿意跟着瞧热闹，他哧楞着鹰嘴铁核桃，贴着穆隆阿的耳朵说：“您瞧这闪神儿^[2]，跟钦差似的。”官轿停稳，下人撩开轿帘，清瑞的一张脸分婉似的渐次露了出来。看见这张脸，载钦不由得一怔。穆隆阿贴着载钦的耳边问道：“你看看，这个清大人像不像你家的包衣奴才阿贵？”载钦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脸儿上扒下来似的，就是脸光溜了点儿，阿贵就算活着也七八十岁了。”

晚宴上，札拉丰阿介绍了新总管，似乎是放下了烫手的山芋，有些喜不自胜。清总管痰嗽一声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本官是京都满洲镶黄旗头甲喇宗室瑞彻佐领下包衣，钦赐从二品花翎实缺副都统衔总管。一步侥幸，奉旨到古城子当差，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，有劳诸位共济一堂。本官在任期内，务使百姓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，不负皇天后土。”载钦和穆隆阿相互递了个眼色，心下凄然道：不是冤家不聚首，这厮果然是阿贵的儿子！

载钦一辈子胆小怕事的，想不到事还跟到了古城子。心里憋闷，晚上根根梢梢地告诉了溥泉。溥泉看着房笆，半天没言语，他心里明白，

[1] 大封堆：古城子每里挖一个土堆作为界标。

[2] 闪神儿：方言，模样，神情。

看清瑞白天的闪神儿，肯定不是个好相与的主儿。载钦叹口气说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哇……”溥泉安慰道：“阿玛，没啥可怕的，大清朝还没完呢，咱毕竟是他的主子！”载钦说：“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你加点小心才是。”溥泉说：“大不了这个官差就不干了，咱爷们照样吃朝廷的俸禄。”

一大早，大西北上飘来一片云气，到了古城子头上没头没脑地浇了一阵雨。老话说，早晨下雨一天晴，一会儿工夫太阳就出来了。雨水把空气洗得清亮，各种鸟鸣比赛似的叫成一团。

清瑞听着诵书声，一个人摸到了宗室黄家。载钦正在给弟子开示《论语》，连忙出来接着清瑞。在后院洗漱的溥泉，也赶紧跟着父亲迎到当院。清瑞见载钦父子来迎，忙摆出大礼参拜的架势，嘴里的“奴”字还没出口，被载钦拦挡住了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您是父母官，咱就别讲老礼儿了。”清瑞这个头本也没打算磕在地上，顺势下了台阶。溥泉把清瑞让到椅子上，载钦坐了另一把椅子，溥泉垂手站在阿玛身侧。杨氏烧好了一壶茶，泡上上好的碧螺春。虚应了一会儿故事，清瑞面色一敛，说：“奴才这次到古城子任职，在京城就听说您老人家在此屯田，还有抓帽胡同的穆隆阿，又听说少主子溥泉也在衙门当差，今后还要仰仗老主子、少主子多多教诲呢。”载钦客气地问道：“令尊大人还硬朗？”清瑞答道：“走了快十年了。呵呵，在世时常念叨你们。对了，他老人家总提抓帽胡同一桩未了的公案，钦犯荷儿一直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……”载钦面色一僵，喝口茶掩饰道：“这可是千年谷子万年的糠，你不提，早就忘在耳门子后了……”

送走了清瑞，载钦心意惶惶地去了百草堂。穆隆阿是京旗的主心骨，有个为难着窄，都愿意让他拿个主意。载钦把清瑞一大早登门的事学说了一遍，脸色焦急地等着穆隆阿表态。穆隆阿思谋片刻，喷了口烟说：“我看不用在乎他，他无非是敲山震虎，压压你这个当主子的。”载钦舒了口气说：“要是这个就好说了，我不是衙门的人，溥泉大不了辞职不干。主子伺候包衣捏儿麻^[1]，跌份儿！”穆隆阿说：“他要是个好官，咱们就帮衬

[1] 包衣捏儿麻：满语“男仆”。

着他。要是个没底儿的贪官，你当主子的也不能惯着他。”

急雨过后，罌粟花齐刷刷地落了一地，古城子飘着妖冶的异香。随着花落，小拇指肚儿大小的罌粟葫芦，齐刷刷地露出小脑袋，顶着露珠儿。新总管清瑞开印办公，右司妥协领托云报告说：“古城子连年遭灾，大田不得收获，今春许多旗民铤而走险，偷种罌粟，下官估计总面积突破了二百垧，请总管大人定夺。”清瑞闭着眼睛摇了半天脑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来古城子的路上，本总管已然看见了。托大人，不是本总管埋怨，种地那会儿都干啥去了，嗯？现在丰收在望了，马上要割收熬膏了，让本总管下令平毁。如此一来，老百姓所用籽种、工夫不都白搭了吗？再说，二百垧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收获了就是白花花的银子！银子都打了水漂，你让老百姓吃什么、喝什么？本老爷初来乍到，决不做这失民心的事。我不追究你们失察之责，你们也别跟老百姓较劲儿，还是从中宽免，皆大欢喜吧。今年姑且准许收割，明年起一律不准偷种，倘被查出，从重处罚。”托云无话可说，溥泉反驳道：“清大人，这个口子万万开不得！罌粟的收获是农田的数倍，投入少，不受虫灾冻害，古城子曾种过这个东西，一垧至少收获七百五十两鸦片，一两鸦片约值一两银子，一垧地的鸦片就能换来二百石上等小麦。即使扣除各种成本，缴纳二十倍的税费，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……”清瑞笑道：“溥大人这笔账倒是算得明白。”溥泉接着说道：“旗民趋利，必然争种罌粟，粮食面积就会大面积减少，若遇灾年，老百姓吃什么？罌粟泛滥，吸食者必多，鸦片害人有目共睹……”清瑞面色不悦，半晌说道：“溥大人，空谈误事。当年林则徐禁鸦片是何等偏激，却从未禁止百姓种植罌粟。他曾说，所恨者，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。吉林将军衙门为了筹措军费，尚且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允许民间开洋土栈，以开财源。旗民既然喜吸地产土烟，古城子旗民有十倍于种田之利，官有二十倍税费的进项，用土烟抵制洋烟，遏止白银外流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看这件事就不必议论了！”转身命令笔帖式，“马上起草个公告，把我的意思告诉官民人等，以安民心。”

总管衙门口贴出告示，把清瑞的意思文绉绉地说了一遍。意思是今

年政策宽限，明年不得再犯。罌粟种植户本来还提拉着心思，如此一来彻底宽了心。洋土栈掌柜余庆涵，在四门搭设收购点，悬挂招贴，大大方方地收烟膏。还在观望的旗民，后悔今年没摸准官府的门，发誓来年要大干一场，把自家的几亩好地，全都种植鸦片。

国产烟土种类繁多，以云南的“云土”为最上乘。其次是东三省产的“东土”，“东土”中产量最大、色香味俱佳的，要数“古城土”。“古城土”除了供给省城外，行销东三省各地和京津一带，成了抢手货。这年，罌粟一跃为古城子大宗收入，空虚多年的总管衙门银库，积存下大笔银两。

“要想富，种罌粟，吃香喝辣吞云雾。”百里闻香味，千户嘬烟枪，抽大烟成为时尚。烟户感激清瑞的“仁政”，敲锣打鼓送来两块德政匾，一块是“宅心仁厚”，一块是“泽被旗民”。清瑞欣然受之，笑着说：“本老太爷爱民如子，谁要是想祸害你们，门儿都没有！”“是非颠倒了！”溥泉哀叹一声，托病回家。

清瑞正好就坡下驴，温颜说道：“少主子既然有意归隐，奴才也不敢挽留，您在家静养，啥时候想回衙门当差，奴才随时恭候。”溥泉挂印回家，跟阿玛一块管理粟末书院。清瑞奉请将军衙门批准，让托云接管左司事务，乌尔兴保委署右司协领。

乌尔兴保是个没是非的人，跟着英雄就是好汉，跟着乌龟就是王八蛋。清瑞如此抬举，让乌尔兴保受宠若惊。办理完交接，乌尔兴保带着礼物到总管府串门。行过大礼，乌尔兴保拍着胸脯子献忠心：“清大人，您老人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今后鞍前马后的差遣，我乌尔兴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”清瑞示意乌尔兴保落座，乌尔兴保半个屁股搭在椅子上，跟清瑞说话。清瑞夸奖了乌尔兴保几句，话头一转说：“乌协领是个懂事的人，不像溥泉，啥年月了，还摆主子的脸色，本官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让他安心歇着吧。马上要开征七厘捐了，你是新官上任，得给本总管露上一手。”说到溥泉，乌尔兴保莫名地来了兴致，他躬身凑近清瑞，神秘地说：“老太爷，溥泉在古城子的根基很深，扯耳朵腮动。左司托协领是他法玛的得意门生，二人有同窗之谊，您老得提防着点儿。还有一个人您老得

注意。”清瑞问：“谁？”乌尔兴保说：“百草堂的穆大先生。这个人德高望重，对古城子有再造的恩德，和将军府又是表亲，和皇武殿汪家、前翰林府砦家关系甚密，后翰林府余家也买他的账。别看他平素不问官场的事，关键时候说话，有一句，是一句。”

清瑞在脑子里过滤一遍穆隆阿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，想不出什么特别之处。阿玛倒是说过，这穆隆阿不好摆弄，但也没乌尔兴保说得这么能格儿^[1]。清瑞放下穆隆阿，一个无职无权的干巴老头，又能翻起几朵浪花，太看重他倒叫他觉着自己了不起了。清瑞的脑子里闪过余庆涵，这个人倒是懂些经济。他问乌尔兴保：“这个余庆涵插旗放炮的，不知是个什么货色？”乌尔兴保躬身答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余家是古城子的坐地炮、臭糜子。他爷爷老翰林余名异是古城子土著中第一个文人，跟载钦的阿玛黄五爷斗了一辈子。这小子是末枝孙子，排行老十七，靠开烟馆发的家，论势力远不如长枝余庆涵、余庆泽兄弟。”清瑞扑哧一笑，一语双关地说道：“这小子尖头日脑^[2]的，尽跟本官玩花活儿，你得教他懂些揆程。”乌尔兴保附和道：“没错！有俩钱烧的，忒不懂事，改三过五的，我开导他。”

溥泉以原品病退，回到粟末书院教书。阿玛载钦愤愤地说：“咱当主子的不伺候那个小奴才！”小舅子百岁子跺着脚对姐姐惋惜：“这话咋说的！姐夫咋能吃屎跟狗置气呢？好端端的协领说摔耙子就摔耙子了……”又担心姐夫上火，特意备了桌酒席，把几个知近亲友找到一块，喝酒解闷。酒席一开，穆隆阿感慨了一句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溥泉是解元出身，熟读四书五经，知道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，起身谢道：“叔叔夸奖了，愚侄愧不敢当。”图敏说：“贤侄，你要是感到憋屈，就去投老五，他的将军衙门正缺你这样的人手。”溥泉谢道：“在官府当差这么多年了，说来惭愧，忙忙碌碌，一事无成。下来

[1] 能格儿：方言，有本事，有能力。

[2] 尖头日脑：方言，怪模怪样。

更好，无官一身轻，回书院舌耕度日，也落个清闲自在。”百岁子在一旁不忿，撸胳膊挽袖子地骂道：“清瑞这个老瘪犊子，敢欺负主子，反了纲常了！他强龙咋也压不过地头蛇，逮机会得抄呼抄呼他……”穆隆阿昂然斥道：“他不是强龙，咱爷们也不是地头蛇。他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用得着你抄乎？”桃儿身子骨不舒坦，让武昌代她过来倒杯酒。武昌不清楚当年的过节，安慰溥泉：“这大清江山不还是你爱新觉罗家的么，不当那个上挤下压的豆饼官，兄弟还照样吃朝廷的俸禄，对不对？他清瑞再能嘚瑟，也是一个包衣奴才。”百岁子把手中的鹰嘴铁核桃一砸，威风凛凛地说：“没错。他敢嘚瑟，姐夫你就学咱们的五爷，往总管衙门的大门口一站，让那个瘪犊子出乖露丑。”

正说话间，银凤班班主欠登趋步进来，凑到百岁子耳边小声说道：“爷，欲仙烟馆余掌柜明晚要包场，请新任总管看戏。”百岁子正在气头上，摆手道：“不伺候！我的戏班子不给那帮瘪犊子演戏。”穆隆阿笑道：“别斗气。来的都是客，戏该唱还得唱。俗话说天地大戏台，戏台小天地。咱古城子的这出大戏，才要开场呢！”

余掌柜包场看大戏，商绅们都收到了请帖，唯独没有载钦父子的。余庆涵没解释。不用解释大家也明白，主子来了，清老太爷他不舒坦。清总管被请上雅座，作陪的有一品振威将军图敏、大先生穆隆阿、欲仙烟馆掌柜余庆涵。余庆涵点了《大赐福》做开场戏——赐福天官奉玉帝敕旨，偕禄、寿二星及五财神，同往福地降福。清瑞知道，这是余掌柜吹捧自己，是古城子的赐福天官。他摇头晃脑地打着节拍，跟着台上的天官哼唱：

“雨顺风调万民好，庆丰年人人欢乐。似这般民安泰乐滔滔，在华胥世见了些人寿年丰，也不似清时妙。似这等官不差民不扰，则俺奉玉音将福禄褒。瑞霭祥光紫雾腾，人间福主庆长生。欣看四海升平日，共沐恩波享太平。”

开场戏落幕，欠登拿着戏单趋步到了主桌，谄笑着请点第二出戏。众人谦让一番，清瑞接过戏单，粗略浏览一下，点了一出《六国大封相》。

穆隆阿也了清瑞一眼，在心里哼了一声。点到第三出戏，穆隆阿不再谦让，小烟袋往戏单上一点，说：“就唱这！”欠登一愣，见大先生眼神凌厉，只好退下。一阵锣鼓家什响过，白脸曹操登场道白：

“执掌威权，收天下，文武英贤。汉室江山气运终，群雄四方各争锋。老夫坐镇许昌地，搜罗天下众英雄。老夫曹操，汉室为臣……”

“好！”百岁子先报了一声好。余庆涵急赤白脸地问道：“这是咋点的么？”穆隆阿微笑道：“《徐母骂曹》，老旦戏，好看得很呢！”清瑞脸色铁青，想发作又不好发作。发作了，就自认是祸国殃民的白脸曹操。要是硬挺着把戏看完，会让古城子的商绅瞧不起。他慢慢站起身，对众人拱手告辞：“各位耆老，本官公务在身，先走一步，诸位慢慢欣赏……”

【祀祝之争】

余庆涵被清瑞骂个狗血喷头：“你这是请本老太爷听戏吗？纯粹是扯王八犊子！我问你，谁让你把那几个老棺材瓢子整来的？”陪在一旁的乌尔兴保，也曲着手指头点戳着余庆涵，埋怨道：“亏你还是个书香门第，连人情世故都不通，整这些乱糟糟的干啥……”

看戏时请上古城子诸老，是乌尔兴保给余庆涵出的主意，想做个样子给士绅们看看。没曾想大先生整了那么一出儿，叫清瑞下不来台。余庆涵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，百口难辩，他抽着自己的嘴巴，一个劲赔不是。清瑞打了个悠长的哈欠，眼泪鼻涕流了满脸。余庆涵知道清大人犯了烟瘾，借坡下驴道：“总宪老太爷，到欲仙楼整两口儿？”清瑞咳嗽一声，说：“咋说的，那里是本老太爷去的地方吗？”乌尔兴保给他递了个眼色：“麻溜地，去把家巴式儿取来，再找个牌儿亮乖巧的伺候着。”

欲仙楼的姑娘中，最有名的是“四大名旦”——黑牡丹、白芍药、玻璃翠、靛子香。余庆涵把她们一块领进总管府，在外间候着。清瑞吸了一阵烟土，灰黄的脸上有了几分血色，拿眼睛询问伺候着的余庆涵。

余庆涵朝厅外招了招手，环肥燕瘦站了一地。清瑞从头到脚撒眸一遍，点头说：“黑牡丹不错。”黑牡丹嚶哼一声贴在清瑞肩上。乌尔兴保奉承说：“大人就是有眼光，黑紫黄松白有水，黑牡丹是古城子的花魁。”清瑞拍了拍黑牡丹的手背，笑骂道：“妈巴子的，听乌大人的意思你是尝个遍了。还傻杵在这儿做啥？麻溜收七厘捐去呀！”

七厘捐是将军衙门新开的税种，不管经营啥买卖，每百吊卖货额抽收七百文钱，用作剿匪专款。衙门给古城子额定的数目是六千吊。乌尔兴保按户摊派，落实一万二千吊。商家知道乌尔兴保坐地起价，都不肯花这份大头钱。

认领七厘捐的地点在查街处。乌尔兴保本想跟着清大老爷分杯羹，没想到连个毛也没捞着，心里窝着一肚子气。还没进查街处的院，里面传出一片争吵。推开大门，院子里挤满了商铺执事。广远店执事人王老佐、广成店执事人邢老厚、德祥店执事人安老锡，正在与查街处笔帖式荣贵争竞。荣贵是个结巴嘴子，遇到三个伶牙俐齿的商人，半天整不出一句囫圇话来。

乌尔兴保咳嗽一声，院子里静了下来。他慢悠悠地走到正房的台阶上，叉着腰揶揄道：“呵，三英战吕布啊！接着整。妈拉巴子的，后台挺硬啊，可惜猩猩怪被处决了。”三个店铺的东家是郎安广，猩猩怪安奎的堂弟。“都给本大老爷消停点！不是猩猩怪当政那会儿了。七厘捐是将军衙门定的章程，专门用来收拾胡子的，我看哪个敢耍老猫肉狡抗不遵。衙役们，把这三个瘪犊子拿下，掌嘴三十，枷号游街，关进大牢。”

“乌爷且慢。”郎安广从人堆中挤出，凑到乌尔兴保跟前，“乌爷，别气坏了您的身子。您老先把他们放了，有话跟我说……”乌尔兴保一个大耳刮子，把郎安广抽个跟斗：“操你讷讷的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乌爷也是你叫的？再跟我嘚瑟，连你一块儿收拾喽。”王老佐、邢老厚、安老锡被挨个掌嘴，之后带上木枷，游街示众。

郎安广挨了乌尔兴保的大嘴巴，也没能保下三个执事人，在古城子彻底栽了面儿。郎安广的阿玛老贡生郎福亮，决定自个儿出面会会老乌。